

## 李長吉歌詩源流舉隅 (下)

朱君億

## 五：金源中衰，成此變聲：

北宋汴京潰覆，金源入主中夏之半，歷一百餘年，其聲教文物，幾乎全部蹈襲漢家，文學自更不例外，其中健者既均是漢人，當其中衰，長吉歌詩，對金末詩人也發生了很大影響。

李之純號屏山，其集不傳，但元遺山中州集中曾選刊其詩，依元遺山年譜：「（見文集——清施國祁編訂）其年約長元氏十三歲。劉祁歸潛志，曾錄其對詩文的見解：「屏山教後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同、李賀。」歸潛志又載王若虛評其：『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無意味。』但中州集所傳的屏山詩，似乎長吉的痕跡不深，但另外受其影響的却有「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金史文藝傳》）然當時的文壇權威趙秉文於《滌水集中論其詩云：「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同合而為一……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

二百年來，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

「而元人趙衍於重刊李長吉詩集序會言：「龍山先生（劉仲尹）詩極精深，體備諸家，尤長於賀。」又渾源劉京叔為龍山小集跋云：「古漆井，苦夜長等詩，雷翰林希顏、麻徵君知幾諸公稱之，以為全類長吉。」——可見劉京叔、雷希顏、麻知幾，亦均傾向長吉，趙並自謂：「及龍山入燕，吾友孫伯成從之學；余繼起海上，朝夕侍側垂十五年。」則知孫趙輩亦承受長吉的流風遺沫了。刻錄劉李詩各一首，以觀其餘：

仲春

劉仲尹

藻井香銷塵花網，  
只應千古華清月，  
雜詩六首之一

銅欄秋澀雨留苔；  
狼藉春風愧露苔。

李經（天英）

生物開巖地，

巖帳揜劍壁。

苔花張古錦，

霜苦老秋碧；

日夕雲竇陰，

風鼓泉滑石；

馬蹄忌確磧，

樵道生枳棘。

盤盤出井底，

迴首悵如失。

長老不耐事，

底事掛塵迹。

披雲出山林，

白鳥表林隙。

劉詩首起兩句，極有長吉意味；李天英的「苔花張古錦，霜苦老秋碧。」亦是如此，而其餘諸句則如「鼓」、「披」、「表」等有些動詞感性特強外，他則均非昌谷面目了。

## 六：元末詩人，競師長吉：

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題元岑安卿栲栳山人集說：「……惟七言古詩，時雜李賀溫庭筠之體，蓋有元一代，風氣如斯。……」（永瑤等）而明末胡應麟亦曾謂「元末詩人競師長吉。」——（詩藪）元明之際，清初宋琬亦謂：「元李孝光、張昱輩，迄明初李長史（德），競工其體而不明其心。」——（姚文燮昌谷集註序）李孝光的五峯集，我未之見；張光弼的詩名，似尚不足躋身第一流大家，再從詩歌的實際上看，張氏的詩，雖然宋氏以為為：「競工其（長吉）體。實際却很少有一首神似的；至於李氏，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永瑤等）僅謂其「樂府古體

，皆刻意奮礪，不作庸音。……」而各選本所錄諸詩，亦罕類長吉。倒是時代比宋琬稍後的清人沈鈞德所謂：「掇錦囊之逸藻，嗣玉溪之芳韻，又非獨雁門，鐵崖已也。」——（元詩別裁序）而薩都刺、楊維禎，地分南北，時代相接，各為元代的詩壇重鎮，盛名過於李張，今於雁門集暨鐵崖古樂府中，各選錄其一首。

芙蓉曲

秋江渺渺芙蓉芳

絳袍春淺護雲暖

鯉魚吹浪江波白

邊舟何處采蓮人

薩都刺

秋江女兒將斷腸

翠袖日暮迎風涼

霜落洞庭飛木葉

愛惜芙蓉好顏色

這首詩大體看來，雖不似長吉多數詩的險澀，可是我們讀昌谷集的人，可不要忘記長吉的詩也有好些俊逸的地方，這首詩的三四兩句，雖然只是用偶句寫出，却多少帶有長吉「越羅衫袂迎春風。」——（秦宮詩）的意境。而「鯉魚吹浪江波白。」亦未嘗不是「鯉魚風起芙蓉老」。——（長吉江樓曲）的影子。「沈鈞德說他「掇錦囊之逸藻。」並不為過。現在我們再看楊維禎的這一首詩，我想大家都曾以為比薩氏前詩要酷肖長吉得多：

鴻門會

天迷關

東龍白日西龍雨；

碧火吹巢雙獠瘡；

殘星破月開天餘，

左腋七十二子連明珠；

拔劍當人面如藉。

楊維禎

地迷戶

撞鐘飲酒碧海翻，

照天萬古無二鳥。

座中有客天子氣，

軍聲十萬振屋瓦，

將軍下馬力拔山，

氣卷黃河酒中瀉，  
明朝畫地分河山。  
石破天撞玉斗。

劍光上天寒彗殘，  
將軍呼龍將客走，

這首詩在題材方面言，顯然是模仿長吉公莫舞的題材寫的；句法則首先為兩句三言，又甚似長吉的公無出門；如再就詞句講：則「碧火吹巢雙獠瘡」，固係脫胎於長吉的「笑聲碧火巢中起。」——（神絃曲）而「氣卷黃河酒中瀉。」自是濫觴於「卷起黃河向身瀉。」——（長吉秦宮詩）又如「劍光上天寒彗殘。」亦仿自「劍光照空天自碧。」——（秦王飲酒）之氣勢，而石破天撞玉斗。」亦與「石破天驚逗秋雨。」——（李憑箏篋引）的奇警有關；所以門人吳復，當時認為此詩「直仿長吉。」——（元詩選注）而錢謙益則批評「他的詩勁妙娟麗，希風長吉，未免刻劃之弊。」——（國朝詩集小傳）但楊氏「酒酣時，常自歌此詩。」——（鐵崖古樂府）可見自認是得意之作。楊維禎於元末「聲光殷殷，摩挲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宋濂：楊氏墓志銘序）其一時影響之大固可想見，甚至今人郭紹虞氏以為：「實則楊氏影響何止限於當代，即在明代前後七子與公安派，也都是「鐵崖體」的變相。」——（中國文學批評史）。由此，我們也足覘長吉歌詩，對明代文壇的間接影響如何了。同時明代評註昌谷集的竟有徐渭、會謙等的刊本六七家之多，如以作品影響言，長吉亦頗不冷落，楊鐵崖、張光弼之後，則為：

七、李德、徐渭 明季多士：

到了明初，有宋琬所說，專學長吉的。洛陽典史廣東番禺人李德，但其易庵集現不易見，選本如明詩綜裡，雖有他的幾首詩，亦頗少昌谷集の意味。不過清初朱彝尊謂其：「長史好效長吉……然其詩實與長吉相遠。」——（靜志居詩話及明詩綜）卻絕不正確；在清人陳田的明詩紀事裡採錄他的詩四首，都頗有長吉風貌，他雖名不甚彰，却不容抹殺，茲錄其一：

秋情

蠟炬搖紅紗隙凍，

芙蓉波冷薄霜凝，

梧桐金井曙啼鴉，

閉門自掃枇杷花。

李德

沈香帳底鴛鴦夢。

一夜離鸞憶丹鳳。

夢郎封侯歸妾家，

閉門自掃枇杷花。

這首七古，首句全用長吉宮娃歌：「蠟光高懸照紗空。」而稍加變化；「一夜離鸞憶丹鳳。」亦「離鸞別鳳煙梧中，巫雲蜀雨遙相通。」——（長吉：湘妃）之意；而「梧桐金井曙啼鴉。」則為「鴉啼露滴桐。」——（長吉：惱公）或「深井桐烏起。」——（長吉：安樂宮）意境。至於「夢郎封侯歸妾家。」——亦「客帳夢封侯。」（長吉：崇義里滯雨）的願望，改從嬌妻之口說出。「閉門自掃枇杷花。」寫少婦無聊的意緒，更是長吉美人梳頭歌：「下階自折櫻桃花。」的翻版。此詩雖乏奇峭的句意，但仍不失昌谷集機妙的面目，李德用力摹擬長吉之深，由此一斑，其他是不難想見的了。

迨於明季，其著者則如文長徐渭，徐氏雖僅山陰諸生，却係名畫家而兼詩人，更為策士，又是傳說中的滑稽之雄，生當王（世貞）李（攀龍

「七子風靡文壇的時代；然而文長却不甘俯首附和所謂：「詩必盛唐」。與其時代相接的袁中郎（宏道）固早謂其：「偶而幽峭，便是鬼語荒墳。」——（袁中郎集徐文長傳）而朱彝尊亦以為：「文長詩原本長吉，間雜宋元流派……」——（靜志居詩話）而陳式則以為「今文長集中，五七言古，亦有學之長吉而得其似者……要文長自有文長之本領，姑艱澀其字句，以貌取焉耳。」——（重刻昌谷集註序）徐青藤瑰意崎行，晚年為避胡宗憲之獄，伴狂侮世，有「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以他的個性言，其詩之步趨長吉，是並不偶然的。

陰風吹火篇（美錢工部能憫國魂召僧施食而作）

陰風吹火火欲然，  
山頭月出狐狸去，  
黑松密處秋螢雨，  
有身無首知是誰？  
關門懸繭稀行旅，  
猶道能言似昨時，  
高幡影掛西陵渡，  
大江流水枉隔濃，  
中流燈火密如螢，  
鬮體避月攫殘黍，  
莫言墮地永為厲，

徐渭

老鼻夜嘯白晝眠，  
竹徑歸來天欲曙。  
煙裡聞聲辨鄉語，  
寒風莫射刀傷處。  
半是生人半是鬼！  
白日牽人說兵事。  
召鬼不至昆盧怒；  
憑將吸力攀濃霧，  
饑魂未食陰風鳴。  
幡底颯然人髮豎；  
宰官功德不可議。

文長會謂：「韓愈、孟郊、盧仝、李賀……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青藤書屋文集與季友）此詩文長即附書自謂：「率戲效李賀體，不審少有似否？」朱彝尊會評此詩：「

首八句句警策以下嘖緩拖沓，去嘔心人遠矣。」——（靜志居詩話）我以為這首詩，大體是模仿長吉的長平箭頭歌，而雜以神絃和神絃曲的句意，如「陰風吹火火欲然。」，猶似長吉之「迴風送客吹陰火。」——（長平箭頭歌）又「老鼻夜嘯白晝眠。」，則脫胎於「百年老鴉成木魅。」——（神絃曲）。「山頭月出狐狸去。」亦「青狸哭血寒狐死。」之反說，以陪襯陰森的境地；「寒風莫射刀傷處。」亦「左魂右魂魄暗啼饑瘦。」——（長平箭頭歌）之變說，而「幡底颯然人髮豎。」，「鬮體避月攫殘黍。」更即係「呼星招鬼歡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神絃）的句意。其與長平箭頭歌，內容同為向鬼施食，但一則壇在水濱，一則地在平原，而以時間言，一為深夜，一為黃昏罷了，但是徐詩最末一句的「宰官功德不可議」之作為頌語而結束，比起長吉詩之極少此例，便大有遜色，固不僅後節的「嘖緩拖沓」，毋怪朱氏還要說：「結語尤覺無味了。」——（靜志居詩話）此後：「自頃好奇者，學怪於李長吉，學淺於白居易……」——（明

「馬位字思山，詩品追摹李奉禮，時與神合。」稍後如：「裕瑞為豫親王弟，所著有萋香軒吟草一卷，豐紳殷德稱其詩清華幽艷，是能鎔鑄長吉飛卿而自成一家者。」——（錢詠履園譚詩）曹詩我未寓目，沈德潛清詩別裁裡所錄馬位兩詩，亦未見其似，而徐世昌晚晴移詩裡所錄的幾首裕瑞詩亦同；倒是袁枚隨園詩話所載有陳楚筠為某烈婦而作的一首效長吉體的七古，有些似處。惟由此諸人，固可窺清代乾嘉詩人的一斑；然而他們在詩壇實不足以躋名家之林；而在另一方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應該是：「孫星衍字淵如，詩近長吉……」——「余向讀孫淵如詩，歎為奇才……」——（隨園詩話）「先生詩初效青蓮、昌谷、以奇逸勝……」——（石齋玉芳茂山人詩錄序）「次者亦不失為昌黎、昌谷。」——（唐中崑同書序）按孫氏為江蘇陽湖人，以經學家而兼詩人，他詩集中學長吉處不少，確有相當精彩，袁隨園：「歎為奇才」並非溢譽，現舉其五古七古各一首，以觀其餘。

山齋曉起

曉風吹柳絲，  
暗綠凝愁眉，  
霧霧生竹煙，  
蟬軀換靈質，  
空簾感動人，

桐花落如剪，  
濕紅團圓臉。  
斑斑積階蘚；  
柏髮易衰鬢；  
流光展書箋。

到了清代，長吉的同調，亦不乏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即為「詩追李昌谷」及「牛鬼遺文悲李賀」的一位。——（見滿人敦誠四照堂詩）又如近人丁福保所輯清詩話會謂作秋窗隨筆詩話的

長吉甚少偶句，惟五言長詩不然，我們從昌谷詩，自昌谷到洛後門、春歸昌谷、蘭香神女廟、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等詩均可看出。孫氏此詩：「濕紅團圓圓臉。」顯係從「細綠及團紅，當路

雜啼笑。」——(春歸昌谷)化出，「暗綠凝愁眉」則與「殘蛾鬪雙綠」有關；而「霧裏生竹煙，斑斑積階薜。」看來粗覺不類，其實「丁丁幽鐘遠；矯矯單飛至。」——(昌谷詩)昌谷集的長詩中這樣的偶句也不是沒有；這首詩雖無長吉峭澀的面目；但是仍不失其另一面俊逸的風貌。

## 夜坐吟(其二)

孫星衍

玉蟾洗林光漉漉，  
草肥蘭瘦衝涼煙，  
橫竹暮愁生隔鄰，  
古梁雛燕夢離鶯，  
桂葉暗輸人鬢好，

空堂楚辭不堪讀，  
石髮游根被秋屋。  
冰文蠶孤吟骨驚，  
割情如絲補天傾。  
雨塘青帝年年老。

按樂府有夜坐吟，始於鮑照，長吉亦有夜坐吟，與孫詩同題，此詩顯然亦為有意仿效長吉體之作，並且同為七古，惟以內容言之，李為季秋，孫則初秋，而詞司相通處，如孫詩之「空堂楚辭不堪讀。」即李之「咽咽學楚吟」(傷心行)或「坐泛楚奏吟招魂。」——(集外詩南園)同意，而「草肥蘭瘦衝涼煙。」按李詩用煙字處甚多，這兒不作刻丹求劍式的徵引；但如「涼光入澗岸。」——(昌谷詩)「小雨歸去飛涼雲。」——(集外詩南園)「玉煙青濕白如幢。」——(谿晚涼)對涼煙都不能說沒有啓示作用；又「匡燈蒼蒼吊石髮。」——(集外詩假龍吟歌)未始非「石髮游根被秋屋。」所本，而孫句「橫竹暮秋生隔鄰。」——則長吉之「高樓夜靜吹橫竹。」——(龍夜吟)固同是在道吹笛，而孫詩之「割情如絲補天傾。」亦實從李詩李憑箜篌引之「

女媧煉石補天處。」化出，而並有意倣其奇峭。至於孫氏最末的兩句中「桂葉」「青帝」固為李詩所常用，而最後兩句之突轉仄韻，亦酷似長吉家數，這裡不再贅說了。

## 九：芳潤近世，聲漸海外：

清末是宋詩的天下，光宣之際，出入於王半山(安石)黃山谷的詩人甚多，民國肇建，流風仍烈，鄭孝胥，陳三立，陳石遺，都以濬清遺老而兼宋詩的大家，成為當時的山斗，但是其他同時各家中，受長吉沾溉的却頗有其人；如：「王樹柘字晉卿河北新城人：『樹柘為詩，雄恣怪瑰，亦以昌黎為宗，而特參以孟東野之凄苦，李昌谷之警麗……』著有文莫室詩。」——(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又如南皮張宗瑛字雄白：「其詩則由李長吉以學韓愈，略似王樹柘早年作，……有雄白集。」——(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此二公實當時北方之強；而同時南土致力昌谷之名家亦可視二人，一為易順鼎字實甫，湖南龍陽人，遺詩達三萬篇，為鄭、氏二陳以外的一代大家，近人錢基博謂其：「學大小謝、學杜、學元白、學李賀、盧同、無所不學，無所不似……」——(現代中國文學史)而同時武陵王以敏序其詩亦謂其：「通敏神雋，似長源，(李泌)、長吉二李……」——(魂北集序)。其次則有：江蘇吳江人金天羽松岑：他曾自謂：「我詩有漢魏、有李杜韓蘇、有張王小樂府、有長吉、有楊鐵厓……」不過以筆者手頭的陳衍(石遺)「近代詩抄」所選諸人的詩來看，似乎並無全類長吉的篇什，而易實甫詩名高過餘子，即單以其四魂

集中，一鱗半爪言，如：「日誦金經管楚騷。」——(上海懷感今昔，示申報館諸人六首之五。)(「只作秋墳鬼唱聽。」——(東吳中朋舊四首之二)「來聽秋墳唱鮑照。」——(邗溝淮陰道中詠古蹟四首之一)「九點齊煙接莽蒼。」「鷓鴣一聲天下白。」——(山東境遇雪感作)「聞鷄天下白如何？」「如鷓鴣車且游燕。」——(曉發崔莊望岱)的一些淵源於昌谷集的詩句雖然不少；但是易集律詩較多，故全篇相似者甚少，刻節錄略有長吉風貌者一節，以殿本文：「……鈞天一夢何時覺，天帝投壺方大笑，滄桑三萬六千回，未必麻姑尚年少。雲車風馬遊越胡，使虎鼓瑟龍吹竽，不如醉死臥波底，玉女瓊妃相暖姝。……左股蓬來不能立，鮫人夜旁珠崖泣，雨師風伯掃地忙，月姊星娥上天急；即今宇內還承平，誰知昨有修羅兵，十年憔悴東皇客，一夜回環北斗聲；搗斥豐隆驅列缺，望舒纖阿走不歇，九神州與三神山，海水茫茫向空拍。……」——(和程六子大代大湘君述原韻一篇，即送其別，兼送汪九頌年。)至若五四以後的新詩人如徐志摩之濃麗多姿有人曾目為「鬼才」，而于賡虞骷髏的薔薇，魔鬼的舞蹈等詩集，近人葛賢寧則以為「充滿陰森沈鬱的氣息，有如唐人的李賀……」——(五十年來的中國詩歌)，不過到底由於體裁迥異，徐于二氏是否有意希風那便不敢臆定了。又今人周誠真並以爲「李賀對魯迅也是頗有吸引力的，看魯迅詩稿後面所引錄的李賀詞句可知。有人曾說過魯迅的舊體詩有李賀的影子，這倒不見得；不過魯迅有些散文作品的風格，確是與李賀極



為接近。」——(李賀論, 李賀與傳統) 魯迅的著作, 今日此間頗不易見, 但其前期散文中, 野草集確有不少奇澀之篇, 記憶中尚留鱗爪, 故而錄此, 亦姑存某些看法的一格之意。至若近人以長吉首擬域外詩人的則首推我國詩僧蘇曼殊氏: 他以爲: 「雪萊足以合義山、長吉……」——(致高天梅書) 另又謂「室梨(雪萊) 猶中土李賀, 鬼才也。」——(斷鴻零雁記) 而今日的事實, 也頗似巧合, 首先全譯「李長吉歌詩」的竟為英人佛洛德森 (A.D. Frodoham) 之牛津大學東亞文庫本; 而前此已有寂寥集 (Poems of solitude) 白駒集 (The white pony) 晚唐詩 (Poems of the late Tang) 「中國文學選集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等書中都會選入長吉的作品, (見周誠真李賀論自序) 而五十七年清華學報亦曾刊出中國文學專號 (上) 中一位英國人專論「李長吉歌詩聲韻的文章, 這就難怪周誠真有: 「李賀在中國文學批評界裡, 似乎尚不及在外國受人那般注意。」(李賀論自序) 的感喟了; 鄙臆李長吉的歌詩以其感性 (自感、暨感人的) 特強, 與現代的流行詩, 距離較近言, 如果譯筆傳神, 加上他身世與神話的渲染, 其人其詩之風行域外, 應該是很可能的事情, 所以略加提及, 不避蛇足之譏。

### 結 論

本文大都依據前人所述, 粗於各家作品中求證, 實不敢自詡有多少創見; 但私臆却以為也發現了一般中國文學史所忽略的某些部份, 或可稍補一般文學史轉相祖述, 缺乏客觀舉證之弊。行

文至此, 我以為有若干點, 現在未嘗不可運作大膽的結論: (一) 長吉歌詩之源出楚辭、樂府和六朝宮體, 當其生時或稍後即有定論, 後人皆不出祖述範圍, 當可視本文前引而益信。(二) 長吉對並世詩人的影響, 遠過於韓門孟(郊)賈(島), 由於一般文學史疏於向同時作品中注意, 此一重點, 竟湮沒無聞, 實屬使人遺憾! (三) 李義山、溫飛卿, 以一代名家而俱心儀長吉, 他們對其詩風雖已超過一般偶然做作的程度, 但以二人的天才、工力, 竟然尚未能得其神髓。(四) 長吉體, 對宋徽的影響雖然不大, 可是兩宋大詞人受他的沾溉之深, 除了李義山、溫飛卿二家之外, 其他唐代的大詩人的影響力, 似均不及。(五) 金源中衰, 元季、明季、長吉體並會蔚為風氣, 實不僅「當時文士羣起效之。」——(舊唐書本傳) 這或以末世喪亂, 夷狄猖獗, 文人心理多少有些變態之故。(六) 歷代各家中, 步趨長吉, 神貌均較似者, 鄙臆以為應推南宋之劉克莊與清代之孫星衍; 惟以作品數量言, 則劉作甚少, 而孫詩頗多。(七) 窺諸家之學長吉, 大致不出兩途, 一為集中若干篇的詩全效其體; 一為采其「逸藻」融為己作; 但以全部作品摹擬長吉者, 尚無其人, 這或因諸家身世既不同於長吉, 又所處時代各異, 頗少宗社凌夷之感; 而李氏之贈賤官場。少年早夭, 大家更未嘗不生避忌之想; 再加上他的詩思幽眇, 感性特強, 而琢句奇警, 這些該都是諸家不願全學和不易全學的原因; 可是, 從這篇小文裡, 我們當可窺知昌谷集的源遠流長, 不但身後希風代有名家, 而且今日並已到了域外矚目的地步, 現雖暫置其

作品內容的估價不論; 可是單就前一點說, 中國文學史上, 便該有其比過去為大的應佔的地位了。

### 參考書目

- 楚辭——王逸註  
樂府詩集——郭茂倩編  
全漢魏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  
勅編全唐詩——清康熙帝  
韓昌黎文集校注——馬其昶校註  
韓昌黎詩集繫年——錢仲聯集釋  
白氏長慶集——白居易  
元氏長慶集——元稹  
沈下賢集——沈亞之  
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王琦等  
昌谷集——曾謙註  
李長吉文集——顧嗣立註  
李義山詩文全集——馮浩註  
溫飛卿詩集——顧嗣立註  
片玉詞——周邦彥(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本)  
夢窗詞甲、乙、丙、丁稿——吳文英(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本)  
後村大全集——劉克莊  
元遺山全集——元好問  
中州集——元好問  
雁門集——薩都喇  
鐵厓古樂府——楊維禎  
張光弼詩集——張昱  
宋學士文集——宋濂  
青藤書屋文集——徐渭

孫淵如先生集——孫星衍

四魂集——易順鼎

蘇曼殊全集——蘇曼殊

元詩別裁——沈鈞德編

明詩綜——朱彝尊編

明詩別裁——沈德潛編

清詩別裁——沈德潛編

清詩匯(晚晴移詩匯)——徐世昌編

近代詩抄——陳衍編

舊唐書——劉昫等

新唐書——歐陽修等

唐詩紀事——紀有功

全唐詩話——尤袤

唐才子傳——辛文房

金史——托克托等

國史經籍志補——焦竑

國朝詩集列傳——錢謙益

明詩紀事——陳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永瑤等

中國文學史大綱——顧實

中國文學發達史——劉大杰

中國文學史——胡雲翼

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

中國文學史——柳存仁

現代中國文學史——錢基博

中國詩史——葛賢寧

五十年來的中國詩歌——葛賢寧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譚嘉定

中國文學百科全書——楊家駱

中國人名大辭典——臧勵和

中國韻文通論——陳鐘凡

唐詩研究——胡雲翼

唐詩概論——蘇雪林

朱子語類——朱熹

歲寒堂詩話——張戒

滄浪詩話——嚴羽

珊瑚鉤詩話——張表臣

詩人玉屑——魏慶之

唐音笑籤——胡震亨

詩藪——胡應麟

靜志居詩話——朱彝尊

隨園詩話——袁枚

甌北詩話——趙翼

履園譚詩——錢泳

秋窗夜話——馬位

李賀年譜——朱自清

李賀論——周誠真

### 鄭鶴聲編

## 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

每部售價八〇元

本書自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起，至民國卅年止，凡四百二十六年，分以日本、韓國及西曆紀元與我國年號干支等並列，記載翔實，查閱方便，實為不可多得之工具書。

### 姜亮夫撰

## 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

每部售價六〇元

本書蒐羅歷代名人、帝王、閹秀、釋道等一萬二千餘人之生卒年里，並分別以干支、公元及民國紀元對照並列。

#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